

己酉避乱录

宋·胡舜申

建炎己酉，先兄待制讳舜陟，字汝明，帅建康，与右丞杜充不相能。充时领兵驻建康，充自遣将来夺取经制司钱物。待制闻于朝，充往往亦知而后奏。

朝廷知二公不合，十月移待制两浙宣司参谋。时周望自枢府出为宣抚。望老繆，本由八行举，与论军事率不合。先有旨令坚守严江，所措置初无可守之计，待制有奇谋，皆不用。虏人自广德县安吉往钱塘渡江，破明越北还假道平江，所措置初无守御者，皆知必败矣。待制谓望，本司金帛既尽为虏人所得，曷若为携往昆山而北庶可存也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，始以船附鲁珪輜重中舫平江齐门。翌日到昆山依李闾、罗贵（一作崔赏），泊于梅里，寻移许浦。

未几，虏兵犯平江，望走青龙，子江城不战而破。诸将如郭仲威辈先虏未至，已劫略城中，几无遗。望尝不快于韩世忠。是时世忠兵盛权重，驻镇江，闻望窜，遣将董旻邀虏之，旻至许浦，以为望在。适吾家老小在彼，旻来见待制，遂邀以行。始旻将至，兵稍遥，望皆以为虏舟，率弃船而走。

---

吾家船亦留江口，命使臣温宏等守之。老小系道弟舜举、侄仔径走吴兴，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，茫无所之地，漫去而已。夜宿野人家，旻遣使臣来追，坚欲吾家还船。予谓若虏人则不可从，若世忠军，则中国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时，往其军中亦自有所托，何为不可？待制以为然，因举家从以还。时已行二三十里，连夜从其使臣以还。偶天晴及晓才到，船皆无恙，一簣不失。旻乃率待制入其军于镇江，盖旻之意，虏望不及且取参谋，以塞其责，而旻欲虏望未已也。始船未行，旻军陈船至于江，唯吾家一船在许浦港口未出江，旻乃率吾家船入其军。趋水而下，往青龙必欲得望及至青龙江口。闻望已还军而西，旻遂溯江而上之镇江，吾家船同行。

及至镇江，待制欲见世忠，旻遮之不使见。未几，遣一船来换，意欲取吾船中之米，其所谓金帛者。未至梅里，望已追回矣。以诸将不欲令金帛离军去，殆有谋焉。有言于望故也，得所换之船，吾家移过自留少米，馀皆与之，本有百馀石。所换之船，通川船也，亦

---

能行江海，有篷帆二物，亦足用小泊于焦山，杂于韩军杂物船中。

既至焦山，船中隘不可居。入寺中占其方丈，老幼悉安堵，但日游戏于焦山而已。时虏已破镇江，日见虏骑驰逐于江岸，坐见其焚甘露寺，但留双铁塔。世忠以江船凿沈于闸口，拒虏人之出，虏船实不可出，以闸口沈船纵横也。世忠军皆海船，阵于江中，中军船最大，处于中，馀四军皆分列以簇之，甚可观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，予日登焦山顶观之，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。工人为兵器于寺前，又有镇江见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于寺前，太守李汝为亦在焉。汝为亦韩军中，世忠命为太守者也。三月十七日晚，东北风作，至夜益甚，江中飘水皆成冰。子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，时吾家复有一小船同泊，以行李载不尽故也。是晚，予上船遣人提空笼相随，欲入船搬移衣物，又移钱百千人大船。已昏黑，风大船荡，不可卧。梢工姓朱，通州人。夜将半，叫问朱梢船如何？朱曰：“风大甚，夜益深。”但闻朱梢焚香于神前，有祷祈护卫者。复问朱云如

---

何，朱曰：“风大了不得也。”问吾小船安在，曰：“不见久矣。随风以去也。”

是日昼，予观大船之碇索其外似已旧烂，其中一截斩新。予尝语朱：“此船藉此索为命，何不倒索而用之？卷其旧者于里，出其新者于外，庶可恃以牢乎？”朱曰：“此当然。”予曰：“明日潮来水满，可令近岸倒其索。”朱许之。至是风作之甚，又思其索旧且朽，愈不遑安。是时虏兵在南岸，碇索若断，必随北风至彼，当碎身与船于虏手矣。船为风震，不得睡，思之惶恐无限。及晓，幸吾船无恙，但不能举头，以恶心故也。朱稍寻以面汤来，亦不能用。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，唯吾一船而已，余皆不知所在。遥视赵都监者，步履于山上，如神仙中人点心。时待制以予在船中，遣小舟来，因得登焦山之岸，其去死亡一发耳。

予寻跻山顶望世忠军，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，輜重在山后者，亦略不见其一。又一二日，山前之船稍集。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，虏人乃别开一河出江。焦山初不知之，至是早食，时有虏船两只出在江，但望见

---

---

其船上黑且光耳，必是其人衣铁甲也。此间船皆起碇以走。

是日世忠家私忌。予入方丈，见诸方为佛事。未几，诸僧皆在船中。盖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，府官之属亦然。予家亦皆登舟，随例起碇以下，至垂山，风适顺，乃令朱梢张帆顺流而下。

韩军望见吾家船去，有呼住者，予令勿应。时船中有韩军二卒，亦令船住，复勿听二卒，盖世忠军令守吾家者也。行稍远，始语二卒：“待吾家至苏湖，却以金帛遣汝回，否则无好到汝也。”二卒顾势不可住，乃俯首从之。船过圉山，风正顺，夜过江阴，晓抵福山，不知其几里。福山别得船，又正北风作，抵常熟，过平江，至于望。入平江城市，并无一屋存者，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。菜园中间有屋亦止半间许，河岸倒尸则无数。出城，河中更无水可饮，以水皆浮尸。至吴江止存屋三间，其下横尸无数。垂虹亭横桥皆已无，止于亭下取得少水堪饮。自吴江而南，浮尸益多，有桥，皆已断，其处尸最多。后问之，云虏骑推人过，

---

---

皆死于水。时燕子已来，无屋可巢，吾船用帆乃衔泥作巢于帆缘。岸皆为灶圈，云虏人缘岸泊故也。所杀牛频频有之，其骨与头足并存，但并无角，必虏人取以去。陈思恭所击虏船沈陷者，尚有数只于第四桥之南。思恭，周望军统制官也。

待制尝语望云：“枢密必欲守平江，莫若移军吴江，据太湖天险，吾辈以中军扼其前，使诸将以小舟自太湖旁击之，可必胜。”望不主其议，但令召诸将议之。及诸将毕集，望命待制语方略，诸将不从，盖诸将如郭仲威辈皆贼魁，喜乱，志在为贼而已。思恭兵最少，居下闻此谋，跃而前曰：“待制之言甚善，思恭愿为先锋。”自馀不从竟已。及虏过吴江，思恭不白望，自以兵出太湖横击其尾。乃中原系虏之民闻兵至，皆为内应，纵火焚舟，几获四太子者。思恭虽胜，望怒其不白。然竟与迁官所沉虏舟，凡半年许，尚在河中。

吾家船至平望，方欲首西以行，东风又发，又一帆至吴兴。时望军已驻吴兴矣。凡曲折得风，自垂山至吴兴，真天以相吾家也。老幼皆安，然而归始见弟侄已

---

---

抵吴兴。旬日，待制乃遣使臣以书与信寄谢世忠、董旻辈，因送二卒往，仍取行李告敕之寄军中者。既取以归，闻世忠舟师败于虏人。

始虏在镇江不可出江，即陆往建康，尝聚吾宋士大夫，令筹所以破世忠军，皆云：“海船如遇风不可当，船大而止且使风可。四面卒难制，如风使舟耳，卒难摇动。”虏然之。选舟载兵，舟橹七八乘。天晓，风未动，急摇近世忠军，以火箭射之，船人救火不暇，又无风，船不可动，遂大败。陷前军十数舟，自馀得遁。盖世忠初知虏人往建康，亦溯江以舟师与对垒。时议者固已非之，曰：“兵法勿迎于水内，半济而击之利。今乃迎之于水内，安有利也？”

初，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，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。世忠船特大，早晚诸将来禀议，络绎不绝，皆用小舟，明知大者为世忠，自馀五军船历历可数。吾尝自念，吾军中事，虏人莫不目见耳闻，而虏人贼中事，吾军略不知之，亦可虑矣。终抵于败，何智术之疏耶！于是虏人安然渡江北归，然世忠

---

---

进官加恩犹自若也。

不数月，待制守钱塘。世忠入覲时车驾驻会稽，待制所待世忠良厚，世忠大喜，却恨前此失于一见，且置董旻为之障。旻来谒，亦有惭色，闻世忠将入钱塘界，谓旻曰：“胡待制今却相见，如何？”旻无语，但愧汗而已。世忠所携杭妓吕小小即时以去。初，小小以有罪系于狱，其家欲脱之，投世忠。世忠偶赴待制饭，因劝酒启曰：“某有小事告待制，若从所请，饮巨觥。”待制请言之，即以此妓为恳。待制为破械，世忠欣跃连饮数觥，会散携妓以归。妓后易姓茅。